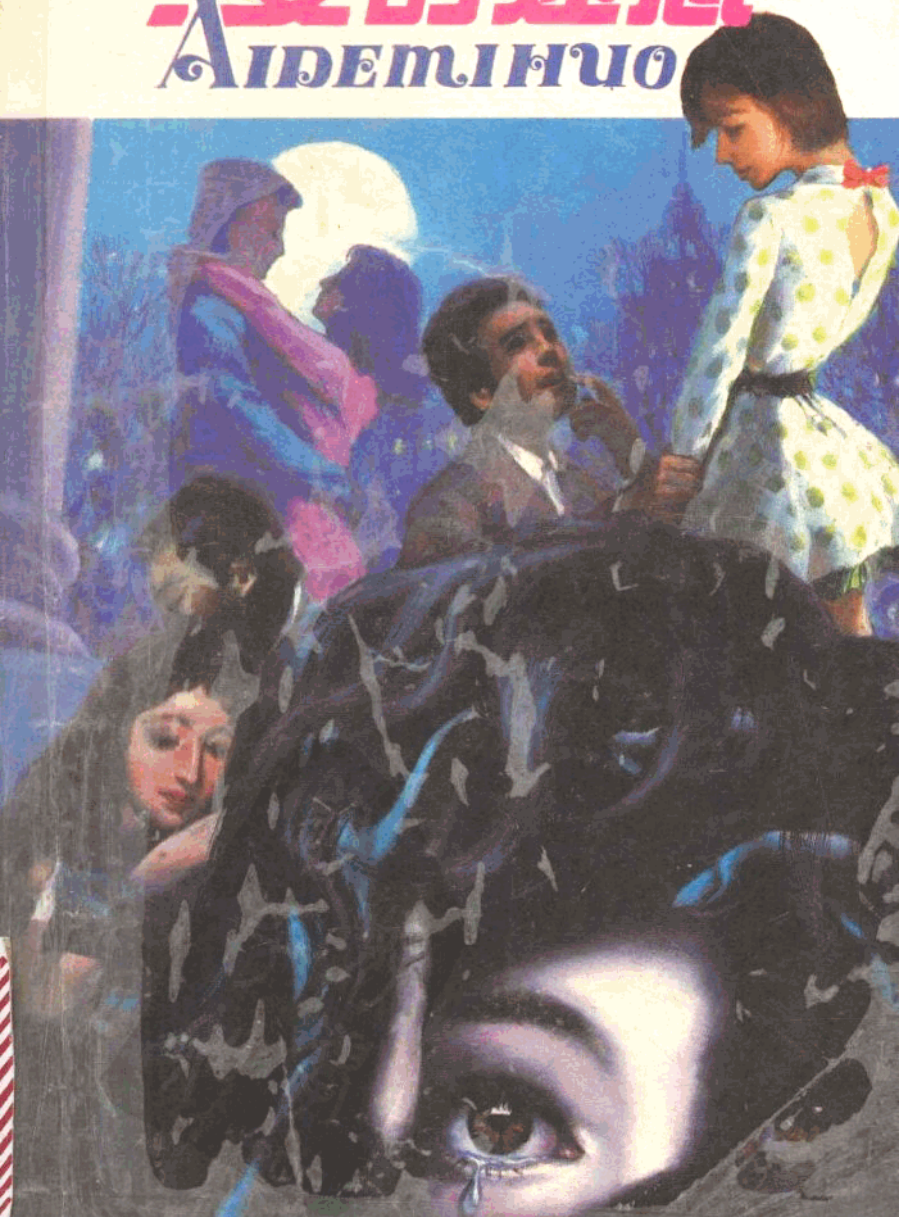


譚偉文

爱的迷惑

Аидеминуо





谭伟文 35岁

广东清远市人。当过
农民、教师，个体户。
1983年考入韶关教育
学院，于次年10月考
入《黄金时代》杂志
社任编辑，记者。几
年来，发表过120多篇
共45万字的文学作
品，出版过纪实文学
集《她从梦中走出来》
(广东人民出版社)。

责任编辑：梁建生

封面：黄树光

装帧设计：李松基

内容精采 曲折感人 鞭挞丑恶 警醒人生



两个才貌双全的女大学生，竟同时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——她们的心理学教师。是真情奉献？还是……是《爱的迷惑》使她们丧失了理智，步向了深渊。

神秘的桃园村，新郎突然间投湖自尽，但捞出来的尸体却是个陌生人！年轻漂亮的新娘悲痛欲绝，又有谁想到她是谋杀丈夫的真凶？《五彩湖的迷雾》给你讲述了一个神秘奇特的情杀故事。





为了长期占有年轻女护士，他把毒蛇捉到妻子床上。让蛇咬死了妻子。东窗事发，他被抓进牢房，但又被宣布「无罪释放」，然而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他最终逃脱不了老天爷的报应！《毒蛇与女人》令人可叹，可恨，可悲！

为了到东洋留学，她抛弃了相恋十年的情人。想不到，几年后，同样的悲剧在她身上重演。她声称要在男子身上报复，然而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害了卿卿性命！到头来，演出了一场《破灭了的留洋梦》……



目 录

爱的迷惑.....	(1)
破灭了留洋梦.....	(26)
女学生和她的恋人.....	(53)
天堂与地狱之间.....	(70)
五彩湖的迷雾.....	(93)
天堂梦.....	(106)
一个痴男的故事.....	(122)
毒蛇与女人.....	(136)
蜜月中的情变.....	(164)
丈夫今年三十九.....	(192)

爱的迷惑

元宵之夜，吃完晚饭，张敏丢魂儿似的急急赶到广州文化公园大门口。今晚，她约好了他——她一生中最崇敬最亲爱的人来这里幽会。虽然，吃饭前她还给他挂过电话，讲好晚上七点三十分在公园南门那棵大榕树下会面，尽管她的家离文化公园不过几百米远，然而，象神催鬼推似的，还不到七点她就跑来了。

这是她和他的第一次单独幽会，对方是她的大学老师——一个人到中年又有了老婆孩子的人。新奇、冲动，焦急期待夹杂着隐隐的兴奋和不安。热恋中情人的种种冲动，她都在这短暂的等待中体验出来了。

天空昏沉沉的，似乎想下雨。南方大厦那过早亮着的霓虹灯，马路上穿梭不停的小汽车和人行道上拥挤的人流，给这还微带着寒意的初春之夜带来阵阵温馨。张敏站在一棵老榕树下，榕树那团浓阴正好盖住了她。她看看手表，七时二十分了。人们开始鱼贯入场，她踮起脚跟，朝2号公共汽车站那边望去。一群群人流男男女女，接踵而来，她怎么也望不见他。“他会不会有其它变故呢？”她心中打了个突，“不会的，绝对不会的。”她安慰着自己，他口口声声说一定

依时赶来，她知道自己的魅力，知道自己在她心中的份量。忽然间，她的思绪又飞远了，她想起了许广平和鲁迅，想起拿破仑和他的情妇。“伟大的爱情，可以战胜一切，可以超越一切！”她心中在念叨着。她想起自从放寒假后，她几次踏进白宁家里，他的老婆，那个学校图书馆的“孙二娘”

（同学们都这么称呼她）老是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盯着她，似乎要把她心底的秘密看透。张敏可一点也不在乎。八十年代的大学生，还怕你来这一套？要妒嫉，乖乖退居二线去吧！

文化公园传来了优美的乐曲声，园中的花棚、柑桔、彩灯，恰似一幅缥缈的海市蜃楼。她探了探脑袋，望着那一对对搂腰扶肩入园的红男绿女，心中不禁涌出一阵说不出的兴奋。“密司张，您来了好久啦？”一个动听的男中音在她耳边响起。呵，他来了。他今晚打扮得相当出色，深黑色的西装，衬在雪白的衬衫上，脖子上系着一条浅黄色的领带，显得多么洒脱俊逸。尽管他已是人到中年，又是个矮小的黑瘦个儿，然而，他那双镀铬眼镜框下的精灵的小眼睛，时时透露出一种深沉和智慧的迷人魅力。

“你怎么……才来呀？”她瞅了他一眼，鼓起了小嘴巴，语气中带着股撒娇的味儿。“有什么办法呢？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吃完饭，刚要出门，老婆审问我，孩子扯着我，我又没有分身法。等我去买张门票吧。”“早买好了。”她一把将手腕伸到他手肘上，“我们进去吧。我不知道你来得这么艰难，要不……”她依偎着他，随着人流涌进万紫千红之中。她挽着他的手，俨然象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他们漫步在绿柳花丛之中，欣赏着人们精心制作出来的各式彩灯。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花卉盆景造型：十几盆金菊枝条儿，被能工巧匠扭成一只绿色的怪兽，那怪兽头上的龙角，用彩灯制

成的眼睛闪闪烁烁，好象要喷出火来。“这是麒麟，是民间传说中的吉祥之兽。”他用手搂着她的腰肢，低声向她讲解着。她望着它，怪兽也似乎在瞪着她，她隐隐觉得这怪兽的目光中含着一股怒气，那是一股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所不容忍的怒气。“去你的吧！”她心中暗暗骂道，“麒麟，你主张从一而终吗？你赞成三从四德吗？你痛恨第三者吗？……你这个混蛋！”

“我们到别处去走走吧！”这文化公园，张敏从小玩到大。她和父母来过，和同学来过，和亲朋好友来过，就是没有和恋人来过。每当望见那一对对相依偎在花丛树下的情侣，她心中会涌起一阵莫名其妙的怅惘。她曾想象过自己心目中各式各样恋人的形象，小说中的白马王子，电影里的英俊小生，甚至她会想象出突然闯进她心房中的陌生的“马路天使”。然而，她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这个“黑宋江”（同学们都这么称他）竟会占据她少女的爱心。

他挽着她来到“宇宙太空船”前面。这是从外国进口的高级游玩机，据说登上它，可以领略到遨游太空的滋味。“我们进去玩玩吧！”不久前，张敏和小媚来玩过，那种超凡脱俗之感使她记忆犹新，“登上宇宙飞船，脱离这肮脏的凡世，脱离这多事的人间，那么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。”她热烈望着他，祈求他。他审视着这只剧烈左右晃动的庞然大物，摇摇头说：“离得开这凡间，也摆不脱世俗的尘埃，命运织好的天罗地网是任何人也冲不破的。”他把她带到空中游览车跟前，说，“我们还是面对现实，登上游览车去观看一下羊城元宵的绚丽灯火吧！”

游览车缓缓上升着，这节小车厢里只有她和他两人。她紧紧依偎着他，将脑袋歪在他肩膀上。顿时，她感到一种微

微的醉意和说不出的冲动。“摆不脱凡俗的诱惑，冲不开传统的樊篱。”她对他，也仿佛对自己喃喃说道，“理不开烦恼纠缠，又斩不断儿女情长，我，又何必对你自作多情呢？”

“敏，你不明白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用手掌抚摸着她的脑袋，“你还没结过婚，你还这么年轻，不知道中国人当爹娘的心态。中国人可以抛弃一切，甚至生命，唯独不想抛弃自己的亲骨肉。”“好一个典型的模范父亲！”张敏冷笑了一声，自言自语道：“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，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子孙谁见了？”猛然间，白宁张开了胳膊，一把将张敏抱在怀里，他的动作是那样的突然，狂热中带着股粗野，带着与他身份不相符的举动。张敏一点不觉得意外，她乖乖伏在他怀里，由他去吻，由他去摸。她努力体味着小说描写中的情人拥抱接吻的心情，她觉得自己的心并没有剧烈的跳动，脸也没有发热——她相信自己一定不会脸红，只不过象喝过杯醇酒那样的舒服，那样的愉快……“原来小说描写的一切，都是骗人的！”她心中暗暗说道，“文学家都是些大骗子！”

在踏上这空中缆车之前，张敏就意识到这一切的了。这是她和他的第二次拥抱接吻。她记得很清楚，他第一次吻她，是那个秋雨霏霏之夜。那晚，休息铃声响过之后，在课室里自习的同学都走了。她没有带雨伞，自个儿在课室里默默地等小媚来接她回宿舍。她知道，小媚一定会带雨伞给她的。

微雨丝丝，秋虫唧唧。她站在课室门口，体味着这幽静校园的秋雨夜景之情，一丝少女特有的无名哀忧涌上了她的心间。“呵，多么撩人愁思的夜晚，有那么一个讨人欢喜的白马王子，风度翩翩的打着雨伞朝我走来，他吻我，抱我，然后笑咪咪对我说，我爱你……”她正在胡思乱想，有人从讨

从那边打着电筒走过来了。“小媚，不要这么快过来，不要打乱我的思绪。”她心中在念叨着。走过来的不是小媚，是他——她心中最崇敬的白宁老师。“果然不出我所料。”他摘下眼镜，拭了拭镜片中的雨水，“我送你回去吧！”“嗯，哦？”她心中一阵兴奋，一阵的激动不已，原来，他心中正装着她！

“小媚就要来了，怎能劳驾您大人呢……”

“走吧。”他走近她身旁，猛然间，他在她脸上吻了吻，这完全出乎她意料之外。“这……能够吗？”她有点儿心乱，不由得向四周望了望。“可以吧？要知道，结了婚的男人，是不会随便把吻送给别人的。”他一手撑着雨伞，一手将她揽在怀里，“除非她的份量比妻儿重，甚至比自己的生命重。”“是吗？哦……”她不由自主的伏在他怀里，心中感到一阵微微的得意和满足。“嘻嘻……”黑暗中，传出一阵少女的笑声，张敏慌忙从白宁怀里挣脱出来。小媚从雨幕中钻了出来，调皮地说：“我没看见什么，真的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“过来，小媚，你过来！”白宁朝她招招手，小媚不由自主来到他身边，趁她不在意，他猛然给了她一个响吻：“好吧，一人一个，公平合理，你们走吧！”

张敏和小媚互相接着，失魂落魄的回到宿舍，脸没洗，脚不擦，就各自钻进被窝里。秋雨沙沙，秋虫唧唧，秋风阵阵。她俩躺在碌架床上，怎么也合不上眼睛。张敏伸脑袋瞧瞧床下侧面的小媚，小媚用被子蒙住头，从她转辗反侧之状，看得出她也是难以入睡。张敏索性爬下来，和小媚共挤在一张小床上。“感觉怎么样？”“别问我。”黑暗中，小媚的大眼睛亮幽幽的。她在回味着刚才的那一阵感受，她品味着白宁喷到她脸上的那股男人的热气，那张滚热嘴唇在她脸上一碰

闪出的火花。“本来，我想，我的那个吻，是应该留给丈夫的。”小媚轻轻叹了一口气，“至少，他应该是我热恋中的情人，想不到……”“都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了，还那么封建啊！”张敏用手在小媚身上抓了一把，搔痒得她咯咯笑起来。“热吻，出自爱心。有爱，就有吻，还在乎情人不情人啊！”“张敏，你说过心中有个秘密要告诉我，你现在告诉我吧！”“我不说，会吓你一跳的。”“说吧，说啊！”“好！”张敏扯过被子盖住脑袋，“你可别对人家说……”窗外，秋风紧一阵似一阵，“咣——”校园钟鼓楼传来了午夜的钟声……

缆车慢慢升到了半空，从小窗口往外探视，羊城的万家灯火尽收眼底，不远之处，珠江流水倒映着南方大厦的情影如仙山楼宇。“张敏，看吧，那是我们的学校。”白宁用手指了指群星密布般的远方一个亮点，“在那儿，命运的爱神，把你送到我的怀抱里。”“是的，它给我带来了欢乐，也给我带来了烦恼。”张敏伏在他怀里，象做梦般的喃喃自语，“这是一条无边无际的，看不到希望的航船……”“敏，你后悔吗？”“后悔？也许会的。有后悔的爱，才会发出异彩。”她睁开眼睛望了他一下，又闭上，“我知道我们坐的这条船，正驶向那危险的海峡，但是，我抵挡不了魔鬼的诱惑……”他们再没有说话了，互相紧紧的拥抱着，拥抱着。忽然间，游览车停了下来，门被打开了。“请下来吧！”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喊了一声，才把张敏从梦幻中惊醒过来。“呵——”张敏扶着白宁的肩膀，懒洋洋的从车中爬下来，“又回到大地上了。要是能一直升到天上去，从此没有欢乐，没有痛苦，也没有烦恼，那多好！”

她挽着他的手，挤进了密密的游人之中。

二

一年半之前，张敏顺利地跨入了这所南方著名的高等学府。那时候的她，是多么的春风得意，踌躇满志！是的，她的生活道路太平静、太幸运了。她父亲是广州一位颇有名望的画家，母亲是满肚文墨的知识分子。虽然，她出生在那个不幸的动乱年代里，在书香之家的熏陶之下，她并没有荒废学业，使她得以在恢复高考时名列前茅，如意地考取了她心爱的哲学专业。在校园里，每当她看见那些满脸胡子的“老三届”们在树荫下吃力地啃书的时候，心中不禁流露出一种幸运优越之感。

她的模样儿长得不算差，白皙的脸儿，聪慧的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彩，那副微微向上翘起的小嘴巴，处处显露出大家闺秀之模样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富有个性和魅力的典型的南方姑娘。也许是过于平静顺利的生活道路，使她养成一副养尊处优和自负的个性，也许是这要命的弱点，使她后来陷入了一个可怕的深坑中不可自拔，以致毁掉了她那灿烂似锦的前程。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大学生中刮起一阵谈情说爱的旋风。有人说，这股风是“老三届”们点燃起来的。也难怪，这些“老三届”们历尽沧桑，当他们踏入大学校园门口之时，大都已过“而立”之年，还没成家立业的大青年，那个不是燃眉之急呢？然而，当这股风吹到才十八九岁的“直考生”们身上，那质朴的民族恋歌，就完全变了调子了。开始之时，张敏对这股迎面扑来的校园恋风很不以为然，年纪轻轻的，把时光消磨在卿卿我我，花前月下，何值呢？她这么想。然而，升

上二年级之后，她看到班中的“十二裙衩”（哲学班中的十二位女生），差不多都“拍上拖”了，心中不禁有点不自在起来。不过，她并不焦急，她很自信，她相信自己并不是个没人要的丑姑娘，她虽无沉鱼落雁之容，凭她的才气，凭她那富有南方少女特有的充满青春气息的身段，完全可以找到一个好“拖友”。“是的，应该找一个拍一拍了。”她想，“大学的生活多么枯燥无味，找回一个拖友，品尝一下恋爱的甜蜜，日后也留下个难忘的回忆。”她不是真心实意去寻找终身爱侣，她是想品味一下小说中描写那些甜蜜的爱情罗曼史。什么后果啦，社会责任啦，心灵创伤啦，这些老掉牙的陈规旧俗，滚他的蛋吧！

她开始暗暗物色自己心目中的“白马王子”，她相信自己这个“江南才女”，丘比特之箭射向谁，那对方一定会拜倒她的石榴裙之下。她不是那种装模作样、羞答答的姑娘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？让它见鬼去吧！我看上谁就跟谁说，就挽着他的手上街去，为什么一定要等男子来追女子呢？她终于看上了中文系一个叫夏华的英俊小生，她写了一封信，大大方方交给了他。周末之夜，他果然来找她了。“密司张，我佩服您的勇气和胆识。”一见面，他向她鞠了个躬，做了个滑稽的见面礼，“为了表示您对我的看重，今晚特邀您去跳舞。”校园周末的舞厅格外热闹，他搂着她的腰肢，在彩灯之下飞旋摆动着。她第一次感受到异性的刚强和活力，第一次领略到一种微微的带着醉意的温馨。一次，两次……影院，舞厅……花前，月下……她不知不觉的坠入了情网。“原来，爱情，是这样身不由己的。”她常常发呆的沉思着，陶醉着，整日心痴痴的，犹如坠入一片五彩的云雾之中。

突然间，有一天，她从云雾中掉了下来。那天晚上，她

回家路过海珠广场之时，忽然看见夏华在花圃前搂着一个女子，她急忙上前一看，原来那是同班的小媚——一个苗条秀丽的苏州姑娘。她顿时又气又恼，举起手掌朝他脸上掴了一下：“你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！”小媚挣开他溜了，他摸着火辣辣的脸颊，大言不惭地说：“我骗你什么呀？你不是自我标榜是个思想解放的女性吗？我们不过玩玩罢了。”她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捂着脸跑回家去。躺在床上，她觉得天也塌了，地也陷了，长期积累起来的自信长堤一下子全垮了。

她心灰意冷的，阳光她也觉得冷酷，鲜花她也感到无神，她心目中整个世界都是那样的丑陋。她学习提不起精神了，对生活也失去了趣味。“虚伪和自私，是人们的本性。”每当晚饭之后，她总要捧一本琼瑶的小说钻进宿舍背后的那片竹丛中，她觉得只有这个时候，她的心境才有一块清静之地。“现实中的人生，为什么没有小说描写那样美妙呢？”她边看书，边呆想，边叹息。她变了，短短的时间内，她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她自己也觉得奇怪。呵，感情这东西真是怪物，它可以使你痛苦，也可以使你欢乐，它可以让你期待，也可以让你绝望！

这天傍晚，她照例拿着一本《彩霞满天》在竹丛中自怨自叹，忽然间，一只男人的手从背后伸过来，轻轻取下了她手中的书本。她回过头去，站在她背后的是她的心理学教师——那个刚刚毕业留校当助教的白宁。“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呢？”白宁把书本翻了翻，饶有兴味地望着封面那个长发飘拂的少女画像，“看，书中的晚霞是多么的绚丽，多么迷人。而你心中的云霞，却是一片昏暗，一片悲凉。”他望着她，藏在眼镜下的那双深邃的眼睛，似乎在把她的五脏六腑看透，“你失恋了，是不是？”“老师，您……”她脸上

立即飞出两朵红云，迅速瞟了他一眼，立即垂下了眼皮，

“我……那能呢……”“你骗不了我。”他那双狡猾的小眼睛在灼灼逼人，“你的眼睛告诉了我，你在悲哀，在叹息，在怨恨，在懊悔。”他没有告诉她，这段日子里，他在暗中观察着她，他从她喜怒无常的少女脸上，看出她心境的变化。他是个心理学教师，他完全可以从她脸上的信息摸出她心中的秘密。好几次，他发现她总爱自个儿钻进这片竹丛中自悲自叹，他决心要去撩开她心中的那片迷雾。

“把烦恼扔进珠江去吧，何必那样认真呢？”他用手轻轻拍打着那本已看皱了的书，“该来的，你躲不了；该去的，你留不住——你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？”“是古埃及先知。”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“想开一点儿吧！你没有过错，他呢？也没有过错，错只错在上帝。洒脱一点吧，我看得出，你是个个性刚强的少女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日后回想起来，你会感到那不过是人生长河中的一首小小的不和谐的插曲。”张敏心中一阵发热，她真恨不得哭一场，扑到他怀里哭一场。她咬着牙，强忍着快要掉下的眼泪。白宁按了按她的肩膀，示意她坐下。她乖乖坐在他面前，垂着头，默默听他的劝喻。

“我虽然是你的老师，我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大学生。我的年龄足足比你大了一倍，几乎可以当你的父亲了，但是，两年前，我们还共在一个课室里听课，你看，历史的玩笑是多么的令人啼笑皆非。”他娓娓说，她静静听，他推心置腹，说到“文革”中的造反，下乡时的“改造”，甚至说出他在水利工地上的恋爱罗曼史。他说得那么真诚坦白，完全没有一点保留的余地。她很感激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学生，而是一个知心朋友。他和她谈起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，说

着，说着，他又引证国外的一些美学观念，他甚至和她讨论西方世界关于意识解放的论调。张敏很高兴，她想不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助教，竟有那么渊博的学识，竟有和她那么一致的审美观念。说着，说着，她的话也多起来了，偶尔还和他争论几句，然而，很快又被大家一阵和谐的笑声打破了。

夜幕降临了校园，竹丛里面渐渐昏暗起来。她还坐在他面前，静听他那动人的话儿，直到校园的灯火通亮，她才怀着一颗异常兴奋的心回到宿舍去。宿舍里静悄悄的，同学们都到教室晚自修了，她轻轻爬上那张碌架床上，仰身一躺，浑身感到一阵说不出的舒适和惬意。呵，人，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，洒脱一点吧，为什么要自己折磨自己呢？忽然间，昏暗的宿舍里传出一阵压抑的嗝噎声，她吃了一惊，抬头向四周打量着，她看见斜对面那张碌架床下，一个少女正伏在被上抽泣着。是小媚，她干啥啦？她不是和夏华打得火热吗？为什么……一阵幸灾乐祸的快感涌上她心间，然而，她很快又被小媚那伤心的哭声咬痛了。“女人是水做的骨肉。”她慢慢爬下碌架床，来到小媚身边。“别伤心了。该来的，你躲不了；该去的，你留不住。”小媚抬头望了她一眼，“哇！”的一声扑在她怀里哭出声来。张敏不知小媚发生了什么事，但及她泪眼中也猜出了几分。张敏抱着小媚，用手抚摸着她的肩膀。张敏没有再说什么安慰她的话，小媚也没告诉她什么，她们只是互相拥抱着，用心灵去沟通自己的爱，自己的恨和自己的悔……

第三天，上课时，白宁象往常一样，操着他那颇有风度的步子迈上讲台，张敏直愣愣望着他，他也不时朝她投过来亲切的微笑。这一堂课，白宁说的什么，张敏一点儿也记不住。她只感到这个不足1米70的矮小男子形象在她面前高大